

碧海青天菩提心

(本文插圖刊第五頁)

紀念陳大慶夫人胡次瑩女士

● 孫樹模

英雄美人神仙眷屬

把時光倒退四十年，民國四十二年初夏，我在台北永康街張府邂逅政壇風雲人物陳大慶將軍夫婦。那時大陸變色不久，陳氏在台北並無居所，暫寓其同鄉張德明先生家中。其時我就讀大二，課餘以教讀維生。某日夜間在張府課罷，走出書齋，迎面而來的是剛從外面回來的陳氏伉儷，由於彼此陌生，故稍一領首，即擦肩而過。

後來從學生張幗璞口中，才知道這位當時聲音略帶瘖啞（後已治癒）神情稍顯嚴肅（其實是一腔熱情）的長者，就是在神州變色前，輔佐蔣經國，在上海打「老虎」的淞滬警備司令——陳大慶，而和他朝夕與共的另一半——陳胡次瑩女士，卻終日笑口常開，不僅語多幽默風趣，而且對人謙恭有禮，在平凡的日常生活中凸顯她不同凡響的風範。

尊師重道待若上賓

同年秋天，陳氏伉儷遷至中山北路一段五巷一幢日式庭院內居住，子女亦從二峽客居遷來，

同居一處。某日，我到張府授課，門人張幗璞告訴我，她的姑爹姑媽（陳大慶伉儷）有意請我指導其子陳昌平（時讀樹林高中）、次女陳昌梅（時讀女師附小）課業；接著陳夫人也打電話來殷情邀請，我在盛情難卻之下，祇好答應下來；從此我成為陳府西席，直到台大畢業時為止。

陳氏來台之初，曾家居一段歲月。此時已東山再起，擔任總統府資料室副主任（安全局前身，主任為蔣經國）。陳氏伉儷從幗璞口中知道我半工半讀、隻身在台，故酬我月俸較一般為優，並每晚課前在陳寓用膳，一切皆以師禮待之。猶記得每晚用餐時，仍襲古禮，「師」必上座，學生分居左右，陳氏伉儷則坐主位；菜色經常是四菜一湯，兩兩兩素，逢年過節或友人來訪則增為六菜一湯；在較嚴肅的杯筷聲中，陳夫人不時妙語如珠；引起陳將軍的開懷一笑。

忠肝義膽古道熱腸

略知民國史的人，都知道湯恩伯將軍與陳大慶將軍誼屬長官與部屬。政府遷台之後，湯氏不再為當道所重用，而陳氏勳業則如日中天、扶搖

直上，但是，他們之間的情誼卻至死不渝。湯恩伯在台病逝後，一應殯葬事宜以及遺孤照應，陳大慶伉儷皆視如己任；每逢春秋祭祀及湯恩伯生日與忌辰亦必連袂親至觀音山湯恩伯墓園祭拜。在「人情薄似秋雲」的滾滾紅塵裡，非具有忠肝義膽者，曷克臻此！

陳大慶歷任軍職，效命疆場，對於軍中袍澤之愛護不遺餘力，陳夫人在後方照顧征人眷屬更是巨細靡遺，無微不至。來台之後，這種「博愛」情懷更旁及青年學子，縱使偶遇陌路之人，祇要其人在逆境中力爭上游，亦必伸以援手；茲舉一例，可概其餘：

台灣光復後不久，有王姓學童，幼失怙恃。及長，以送報維生，然在飢寒交迫中仍不忘讀書。初中畢業後，考進師大附中，晨間仍騎鐵馬營生。某年冬日黎明，陳大慶伉儷早起，散步於門前自家庭院中，適王君冒寒前來送報，見其衣著單薄，乃趨前詢其是否在校讀書？答稱「師大附中。」碰巧陳大慶長女公子昌莉赴美留學前亦曾在該校就讀，兩老愛屋及烏，頓生惻隱之心，從此推衣解食，視如自己兒女；後王君果不負其所

望，考入海軍官校後，乘風破浪，為國宣勞，並且創造出自己的一片天地。

### 普天之下莫非兒女

當時陳大慶府上每逢週末有二多；一是來訪的賓客多，另外就是乾兒子乾女兒多；陳夫人博愛為懷，一般僚屬及親朋子女皆視若自己的兒女。我在陳宅教讀時，經常遇到而至今仍記憶其姓名者，除上文所提的王兄外，還有就讀台大的邵天民兄，就讀輔大的萬以貞小姐以及和陳府似有親戚關係的張幗璞同學。

筆者在陳府雖忝為西席，然課餘仍和陳府上下打成一片，日久猶若家人。我在台大畢業前夕，陳夫人曾對我說：「在我們交往的一大群年輕人當中，大慶對你的印象頗為深刻，如果你有繼續出國深造的打算，祇要你向大慶說一說，他必能助你一臂之力。」可是當時我有一種幼稚的想

法，我既在陳府為人「師」表，怎能破「格」逾分要求；事後回想，真是辜負了兩老的期望與德意。

民國六十一年春，我接掌交銀台中分行，其時陳氏已擔任台灣省政府主席，住中興新邨，與我相隔非遙，在禮貌上，自應前往拜訪。隨即與其機要秘書沈景驤兄連繫，承陳氏伉儷先後相繼來電約我當週週末至其寓晚膳。那天下午五時我趨車至陳氏官邸，兩老已迎候門前，親切一如曩昔；此時距我大學畢業已近二十個年頭，然兩老對我關注之情並未絲毫稍減；若非古道熱腸者，焉能如此！

### 人生如戲戲如人生

胡次瑩女士祖籍江西萍鄉，自幼在故都北平長大。先翁胡琴生清末留學英倫研習外交，歸國後在京畿服官。胞兄胡偉克將軍來台後亦曾官拜

空軍中將。胡次瑩小姐年十六，與出身黃埔一期、當時任國軍營長之陳大慶氏在北平結連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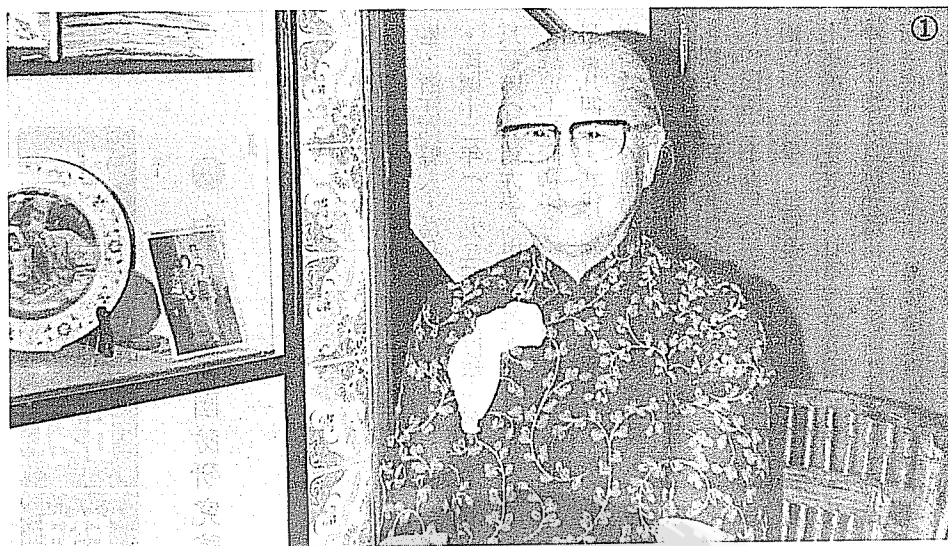
夫人少聰慧，尤富語言天才，全國各地方言都能朗朗上口，講得維妙維肖。在戲劇與歌唱方面，大凡國劇、崑曲、紹興戲、京韻大鼓、南方滑稽以及三十年代的老歌，無不字正腔圓、韻味十足。尤其是國劇，擅攻老旦，其唱腔與身段不亞於京劇名宿李多奎。民國三十年前後，陳大慶任三十一集團軍總司令，駐節河南，新年元旦晚會上，夫人粉墨登場，一齣「吊金龜」，曾贏得萬千軍民如雷掌聲。

這樣一位平易近人能言逗笑的長者，在喜慶宴會中，當然是深受歡迎的人物；她就像是天際的一抹彩霞，光耀亮麗無比，她飄躍到那裡，歡樂就會跟隨到那裡！在她的「眾家兒女」的眼中，她是上蒼派遣下來的「紅線娘娘」；她追求人世間的「真、善、美」，凡是她的「兒女」，祇要男有才能，女有容貌，都能在她的刻意安排之下，走向紅氍毹的那一端。但是，在筆者眼中，她不祇是「紅線娘娘」，簡直就是「觀音大士」的化身；她看盡人世間的「出將入相」，她經歷過「戰爭與和平」，她吮吸過絢爛與平淡，她透徹世事如浮雲！所以她能老人之老，幼人之幼，把歡樂散佈到人間每一個角落，讓眾生得到超脫。

一九九三年六月九日陳夫人在晨夢中逝去，沒有一絲不適，就羽化而登仙了；享年八十有二（一九一一年十月二十五日至一九九三年六月九日）。



胡次瑩女士與夫婿陳大慶將軍合影。



①陳大慶夫人胡次瑩女士遺照。

②年輕時的胡次瑩（右）與張自忠夫人（左）合影。

